

“大散人”陈祖晓速写

◎ 周晓方

那天，我如约走进陈祖晓的工作室。走进两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几百幅色彩浓烈粗犷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和带有后期印象派风格的油画以及书法作品扑面而来，令我震撼，可见其勤奋和多产。这位艺名为“大散人”，集油画和书法于一身的两栖艺术家，早已沏茶等我多时了。聊天中，看得出陈祖晓是一位经历丰富，学养深厚，充满激情且真诚的人。

这位比我小几个月的同龄人，早年也有着与我相似的经历：下乡知青。不过他虽然比我在农村时间长一些，但他实际干农活的时间却没有我长，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在下乡前，就有着绘画和书法基础，他的书法特长在一次偶然的会被县知青办领导发现，由此他被长期借调到县知青办，后又转调到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他有机会在那里跟随一些艺术家获取教益和启迪，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此，他常怀感恩之情。

知青生活终因知青点的“拨点”而结束，他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家乡青岛。不过，他并未因此而改善生活状况，而是被分配到粮食局车队干装卸工，那种称为“老搬”的工作是极重的重体力工种，好在下雨阴天不上班，平时也只干一上午，他就有了些时间，再加上年轻，又逢改革开放，社会上到处洋溢着开放、活跃、求知的气氛，他并没有因繁重的工作而放弃对文化艺术知识的追求，更未放弃自己的画笔，那段时间他画了很多油画写生，他临池不辍，频频参加省市和全国美术展览。下乡期间，他曾参加过高考，成绩在昌潍地区名列前茅，却因家庭成分问题未能被录取，回青后在



陈祖晓

坚持美术创作的同时，他又想报考心仪已久的浙江美院油画系，也因诸多原因未被录取。虽然一度失落消沉，但他一直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是金子总会发光，陈祖晓的才能最终得以施展，他因在全国财贸系统美术大展油画获二等奖，省市粮食系统获一等奖并入选省市诸多美展，被正式调入局工会任专职文体宣传干事，成为市工人文化宫首批彩画研究会会员。他还是国家一级田径裁判和篮球裁判，执法许多大型比赛。同时，

他被保送进省工会干部学院学习，后又考取山东纺织工学院美术系，后来被评为工艺美术类高级职称。80年代，他曾组织和参与一些画展，在“青岛美”大展等前卫艺术的标志性展览中，他都是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现在是青岛艺德画院院长，青岛市工人文化宫职工美术馆学术委员，青岛当代艺术研究院油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九三学社社员。

有很长一段时间，陈祖晓从事过多种行当，如食品安全监督、青岛粮食中转站监督、艺海实业公司总经理，还曾受邀任海信地产工程专职顾问等。不过，正如他自嘲的那样，他骨子里就不是一个生意人。他对我说，那些年，他没法静下心来画画写字，为此憋得难受，六神无主。2008年，借着参与筹备青岛油画学会，他又拿起了画笔。2012年，他在青岛出版艺术馆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以多年来的人生积累和阅读思考加以贯穿，心无旁骛地投入油画和书法创作，推掉了许多与创作无关的社会活动。2016年，他与好友一起将工作室搬到了岛城知名文化街区十五大街。十多年来，他写生创作了近四百幅作品，他说，面对大自然，面对上天挥洒下来的光，那种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世间万物皆可变，唯光无法改变。他享受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感悟，在感悟中激发创作的灵感。他认为艺术家必须因感而发，还要与时代节拍相合，不能太功利，太功利了创造不出动人的作品。

看过陈祖晓作品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其作品风格大气刚正，率真放浪，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有学生和粉丝问他画画时会想什么，他说不要想或少想，什么构图技巧都是多余的，因为很多

灵感是瞬间的火花，要尽快抓住它，这也是陈祖晓多年积累的艺术感悟。

陈祖晓油画作品的风格介于后期印象派、表现抽象派之间。但其绘画语言是独特、有个性的，在青岛油画界独树一帜。近十几年来，他将中国书法与西方油画相融合，创作了一批具有当代意味的作品，他的《物·语》综合材料系绘画作品，在去年青岛首届当代艺术双年展中，受到国内外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评价。陈祖晓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深厚基础和独特性的。他认为，传统书法史将书法置于与绘画同等的地位，即“书画同源”，二者无论材料还是制作方法都有很大不同，但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却又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有线与墨色的抽象性。书法的线条是有质量、有力度、有生命力的。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抽象主义艺术家如杜飞、波洛克、马瑟韦尔、毕加索、马蒂斯等，都试图将中国书法引入其绘画，从而使得绘画具有东方韵味。而绘画的书法化和书法的绘画化，也使抽象绘画与中国书法彼此打破了界限。由于对两者情有所钟，近些年来，陈祖晓有意无意地针对东西方艺术的结合做了大量的探索，成绩斐然。

陈祖晓淡泊名利，不入俗流，笔墨耕耘几十年，从形式语言到艺术观念的探索中心摹手追，再到实践创作中的灵活运用，归纳提炼，反复推敲和展现，他经历了从物的认知到精神诉求的升华过程，表达了其内心对意象美与抽象美的不舍追求和境界。他认为艺术不能固定在一思维模式里，要随时打破它，冲出去，将记忆的碎片重新凝聚起来，再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诗人王宜振

◎ 陈国先

与王宜振结识源于1986年，记不得是在这年《儿童时代》的哪一期，同时刊登了我和宜振的短诗各一首。推选这两首诗发表的，是该刊资深编辑何景新先生。说来也巧，也就在这年的9月，于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年会上，天南海北的我们三人终于晤面。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回想那次年会，借用高朋满座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然而，新朋旧友若想坐下来好好叙谈，见缝插针却也机会难觅。于是相互约好，这些天先各忙各的，返回驻地再书信往来细聊。乌鲁木齐相聚时间也仅有两天，会后行色匆匆互道珍重。

跟宜振热络起来，清楚地记得是1993年的夏秋之交。从新疆别过，一晃又过去了六七年光景。那年儿子考进西北大学读书。从小没出过远门，猛然打起行李离家要赴西安念书，孩子倒是没半点儿打怵，做父母的岂能放得下心来？思来想去，无论如何我都想陪他走这趟西安，重要的是要带孩子去见他宜振伯伯。宜振宅心仁厚，我也早有耳闻，对孩子如同自家的娃看待，话说到了还有啥不放心的呢？疾风劲草，柔情春水。日久见人心，果如我所愿。

那几年，利用外出开会组稿，找机会我总能跟宜振见上几面。每次见面，他都会拉紧我的手，呵呵笑着，不疾不徐地说：“国先，又见面了，最近都在忙啥呢？”呵呵，他总是这样谦和地笑着，扳起我的手掌，那神态真的很酷，边聊边用心地瞄上几眼。每次见面，开场几乎都是如此。儿童诗写得卓然出彩，呱呱叫谁都有目共睹；岂料《周易》宜振竟也烂熟于心。只要机会合适，他总乐意给朋友送上打趣的一卦。谈话的气氛，瞬间会被调剂得格外舒适温馨。

专注于儿童诗创作，宜振这些年是高歌猛进，成就斐然。多次荣获国家级创作大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迄今已有40余篇诗作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初识他，或许很难立马端详出他的超拔禀赋，敦实的个头，淳朴的面相，暖心的笑容。尚未开口，那醇厚的劲道就能一下子拉近彼此距离。那时候晚上10点左右，偶尔他会给我打来电话。兴奋地将新完成的诗作读给我听，不言而喻那自然是他满意的新作。读诗品诗是一种感觉；而面对面交谈，音容笑貌触手可及，分分秒秒那叫矜贵，收获的却是另一种感觉。激情破茧，想象奇特，会让你应接不暇。越经品味越耐咀嚼。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就越发喷溅四溢。司空见惯再寻常的一花一木，若被诗人唤醒，乡土气息，妙不可言；神情摇曳，飞花轻梦。面对面，你会觉得这一刹那，诗人心细如发，碧玉妆成。而另一刹那，却又像是陪伴着一位兄长，田间地头，听他在跟你聊耕耘聊冷暖，聊对来年的期盼。侃侃而谈，情不自禁；诚恳自觉真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伟业。其实，说到底创意就是想法表达。拉罗什富科在他的《箴言集》里说：“某些美德就像是感觉，没有这种感觉的人既无法看见也无法理解。”将难以言说的情感，借助诗歌的语言准确到位，呈现给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依仗的就是老兄手里的那支生花之笔！

让我抄录一段《春天的感觉》读读：

春天捏捏我的手
我的手发芽了
春天拍拍我的肩

我的头发开成花朵了

我在春天那儿站了一会儿
我的脚趾生根了
春天看了看我
满意地笑了

我再抄录一段《父亲从乡下来》读读，依然令你收获满满：

父亲从乡下来
乡下的父亲
伸开粗砺的手
手里握着四个季节

父亲从乡下来
乡下的父亲
用草帽扇风
扇出一串串鸟鸣

乡下的父亲
跟我睡在一起
夜深人静，父亲的骨节在舒展
从骨节里蹦出一片蛙声

能点亮孩子想象的焰火，那才叫诗的魅力所在！浅显的诗行里，悄然退隐的应是所谓学问与智慧。唯其如此，诗人也才会变得跟孩子一样，与自然融为一体，与春天融为一体。“夺得千峰翠色来”“野花啼鸟亦欣然”。比喻全是信手拈来，天衣无缝不留痕迹；既要奇思妙想又要喜闻乐见，出其不意。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里说：“比喻是天才的标志”。

有件往事日久蒙尘。2003年盛夏，宜振从西安给我打来电话，叮嘱为他的新诗写篇评论。一口应诺下来，未承想此事却被我置脑后了。那段时间紫陌红尘杂事纠缠，有些自顾不暇，也糟蹋了我写诗评的心情。后来再想努力补救，又被延宕错过了机会。浮云流水成了一块心病。理由再充足，这件事情也是我没有做好。言而无信，何须辩解？

宜振的粉丝众多，如今谁都知道那是不争的事实。而不求闻达宅在家里，他还有这样一位铁粉，宜振却从未听我提起。那粉丝就是我的老伴，可谓“死忠”里的一员。凡是能找到的宜振发表的诗歌，都被她极力称颂赞扬过。读到感动处情不自禁，会热泪盈眶哗哗的。在这之前，被她礼遇的诗人除了普希金、裴多菲、泰戈尔，数数还真就不多了呢。哪怕名气再大，也难以引起她的兴趣。自从发现了王宜振的儿童诗之后，不料老伴却骤然改口了。激荡的超常想象力，如同发威的金钟罩将其折服！不时地她还会向我发问：有谁的儿童诗，能达到如此开阔的思想境界？你说；有谁的儿童诗，能凸显内心如此独到的艺术造诣？你说。也出乎我的想象，诗人王宜振的大名，会在她这儿叫得比谁都响亮。家里仅有的几本王宜振的诗集，都被她堂而皇之地被摆放在了床头，成了常翻的经典。亚里士多德说过：“希望是一种清醒的梦境”。我对老伴讲，陈忠实生前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王宜振一生都沉浸在儿童的心灵世界，一生都在为着儿童工作”。老伴听罢频频点头，认为这话说得足够精彩。

与梅花结缘的臧作骝

◎ 曹恒源



臧作骝

冬天来临，人们自然会想到那凌寒傲骨的梅花，而于我，却会想及一位与梅花结缘极深的岛城老者，他就是梅庵先生。

已逾古稀之年的老先生，说他与梅花有缘，的确千真万确。其实梅庵先生并不姓梅，而姓臧，大号作骝，号梅庵。由此可见，他老先生自个也是颇认可与梅花之非浅缘分。

年逾七旬的臧作骝，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一土生土长的农民。他出生于崂山延脉下的一座山村，这里有一个颇具古韵诗意的名字：十梅庵。早年间，这里种植了十株梅树，于是这古朴的山村，便有了这一古雅的村名。

生长于十梅庵山村的臧作骝，青少年时期的清贫乏味农家日子里，唯一的志趣就是画画，这也给灰色居多的单色调日子添了几分色彩。令乡亲们最感惊奇惊讶的一幕是，他们常常在冰天雪地中，看到臧作骝对着村外山坡上的几株凛寒绽放的梅树，手握画笔，在那儿一画就是几个钟头，头上眉毛上肩落满雪花，他竟浑然不觉。于是，“臧作骝画梅花都画痴了”的戏谑之语便在十梅庵村中传开来。他听了往往一笑了之，一如往常地继续画梅花，且乐此不疲。正是凭着这样一股韧性执着劲，臧作骝的画技越来越强，尤其其画梅的作品，在四里八乡小有名气。

不过青年臧作骝不满足，他听说邻村大枣园村有位退居的画艺功底很深的王老师，便去拜访。

在看了臧作骝特意带去的几幅自己的画作后，老画家点头表示认可。这位老先生可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大家，他就是后来被尊为青岛派山水画宗师的王仙坡先生。他是中国最早的水画家之一。青年时代即负盛名，他与林风眠、李苦禅、肖传玖、傅抱石、宋步云等中国现代杰出的艺术家交往甚厚。1932年考入杭州艺专西画系，颇得校长

林风眠及潘天寿、李苦禅等教授的赏识和栽培。1935年，他与同学王式廓等13人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大学美术科习油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忱，毅然回国执教，后因眼疾回家养病。

在表明自己诚意后，王老师终于接纳了臧作骝这位农家子弟为门生。

于是，接下来在王仙坡老人的“画品先讲人品”“为人莫张狂”等谆谆教导下，青年臧作骝在学画艺的同时，也将低调做人的品格承袭了下来，他言这也是梅花的一种高贵品性。基于此，臧作骝最钟意画梅花，尤其是墨梅。这算是他与梅花又一份缘分吧。

像当下许多幸福的银龄尊者一样，臧作骝也爱上了旅游。当然，因为深谙艺术的缘故，臧作骝的出门远足便兼有写生的意味。于是，近些年来，他偕同同样喜爱丹青妙技的贤内助，将祖国的大好河山几乎幸游了个遍，每回乘兴返青来，行囊中都是满载而归，而其中梅花写生画品最多。也因此，在亲朋画友的一再鼓动下，臧作骝索性便搞了几次专题梅花画展，自然获得赞誉满满，闻达于岛城内外。

可喜的是，臧作骝居然走出了国门，应邀在日韩等邻国乃至远涉大洋彼岸的美国举办了梅花主题画展。这下，梅庵先生与梅花的那份经世之缘，算真真具有了国际范。

可是臧作骝呢，依然低调一如往昔，面对如潮赞誉，每每谦虚一笑，风趣回应道：“我就是一喜欢画点梅花的老叟也！”哈，这境界，够上让人挑大拇指的份了。

近日欣闻，臧作骝除了指画，又将梅花画技移植到了瓷绘上，端的折服其不辍自我突破、自我求新之艺术精神，也愈加替新时代创造幸福生活的梅庵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